

一直想听老张老师的故事——天马山印象

刘向东

十年前的立冬,当我目睹向阳小学被拆迁的狼藉情景,记忆的窗口似乎被飞扬的尘土蒙蔽了。幸亏有截似曾相识的破楼梯令我眼睛一亮,仿佛又踩上嘎吱作响的木楼梯,一眼看见了和蔼可亲的老张老

师。那时的学校是两层木结构街面老宅。校内有操场和平房教室,北门正对葱郁的天马山。老宅楼下是教室,楼上东西厢房是教室。有一天早上,我刚到教室,班主任后脚进来叫我去教工室。我猛地一愣,以为又犯了什么错。连早到的两名女同学也带着狡黠的微笑瞟了我一眼。之前我因顽皮和“挂红灯”经常挨批评,但从未被叫去教工室。这次只好硬着头皮“挨批了”。由于忐忑和踟蹰,我与班主任拉开了距离。可有趣的是踩上楼梯嘎吱一响,再踩一阶又嘎吱一响。连续的嘎吱声竟然缓解了我的紧张。

教工室拥挤逼仄却整洁温馨。兴许时间早,只有一位见过却不知姓名的白发老人在埋头刻蜡纸,针头样的笔尖发出细微的刺刺声(那时的作业题考试卷都用刻好的蜡纸油印而成)。光洁的桌上摆有整齐

的砚台、毛笔、书本和两摞练习本。班主任一见我就把目光落向老人说:“老张老师分好了作文和英语练习本,你拿到教室发下去。”我陡然窃喜,回答“好的”。同时老人抬头打量我一眼微微一笑。等班主任离开时,我不由自主地挨近班主任目光所至的老张老师。老张老师放下笔,捧起桌上的两摞练习本交给我。可我转身的瞬间突然觉得被一股强烈的磁场吸引了。原来老张老师笔挺地站在桌边,牵拉着袖套慈祥地看着我。此刻我感到他有点“特别”。微凸的眉骨支棱着灰白的眉毛,好像藏着无形的倔强,深邃的目光闪射出关切的光芒,眼角的鱼尾纹水波似的连着白茬茬的鬓角,略瘦的下颌使脸颊轮廓格外分明,甚至有种冷峻儒雅的风韵。

“哎!同学,下楼慢点啊!”随着老张老师的话音,我放慢了脚步,楼梯的嘎吱声不再像我上楼时那样节奏分明。

由于印象“特别”,事后我问班主任:“怎么没见过老张老师教书呢?”她温和地说:“老张老师七十多岁了仍然以校为家整天忙碌。也是我们老师的老师!”而后来的所见

所闻也印证了老张老师是个大忙人。除了刻蜡纸和编写课外阅读,写标语、搞卫生和辅导写毛笔字等都有他的身影。有一次我去借篮球,看见老张老师正在辅导英语老师王健写毛笔字,还不时地说着提笔顿笔等用笔方法。那种认真和耐心如同一位慈父指导着乖巧的孩子。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特别,最特别的是“他是一名地下党”。

那是1975年的夏令营,出发前老张老师系着鲜艳的红领巾,精神矍铄地站在队伍面前。当夏令营红旗一举,班主任郑重地说:“请老地下党,老张老师宣布夏令营开营!”随后老张老师庄严宣布:“本学期夏令营开营!”语气的铿锵像是下达命令,令我们无比地兴奋和敬佩。我们边鼓掌边窃窃私语:“他是一名地下党!”那个时代我们崇拜英雄,更追过电影里的地下党。知道老张老师是地下党之后,只要遇见他,我们就请他讲故事。而他总是微笑相迎地说“等机会吧”。遗憾的是不久后我转学离开了天马山。多年后我才明白“等机会”是等待解密期,这是纪律和忠诚。有一年我去天马山找他,不料他已去世。据说他是南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松江浦南地下党,为了党的事业,他终身未娶。

2025年菜花金黄时节,王健老师深情地对我说:老张老师叫张启仁。几天前与老同事相聚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老张老师。我说我也常想起他,一直想听他的故事!

看上去是天意

高明昌

许多事物的认识都是需要条件的。比如看到一棵树,风将树枝刮到东刮到西,树很坚强,倒过去后又倒过来,确实风动你也动,但到最后还是矗立在原地,而且一如既往地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仅此一景,我就像知道了风来的方向,风势的强弱。最重要的是,我就知道风原来也是个可见的物象,只不过,风是借助了某个事物而已。想想也是,一个人对某个事物的某一种的判断,在许多情况下是从甲事物推及乙事物的,而且推及的结果往往精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这也是自然界本身的一种安排,看懂,需要生活,需要观察,需要经验。

有一个早上,我去看老母亲,一路朝南,一路阳光,就感恩起天气的成人之美,脸上心上都舒畅,开车时真想唱支歌。我明白,生活中天遂人愿的事情很多,但落实到个人身上一定很少,对眼前景致的好评差评,确实探进了主观想法,因为心顺了,事情往往也就顺了。这种互为关系是内心观念的置换,就看你今天想了什么事情,要去做什么事情,选择至关重要。说到底,所有的选择都是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决定哪天去,

哪天不去,本身就考虑了天气因素。所谓的天人合一,其实人的占比永远是最大的,只不过给予我们的初步认知好像是天意。

就算天意吧?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会轮到你身上?小时候,我经常和父亲出海撒网捉海鲻鱼,每一次都能捉到许多。为什么,因为父亲会看鲻鱼游动时鱼鳍泛起的水线,他从水线里看到鱼的多少与大小。村上人开玩笑,说父亲的前世是鱼出身。而真实的情况是:父亲的本领是他每一次的失败换来的。在我印象里,无数次父亲都是空手而归,因为空手而归,父亲要么绕道回家,要么等天黑回家,而做儿子的我也是三缄其口的。我一直坚信:后来父亲能捉许多的海鲻鱼,都是因为无数次捉不到海鲻鱼,只不过大家没有看到父亲的辛劳而已。

我无数次地给初中学生上作文课。如何让孩子们写好作文,就从做事情写起;做家务,就去试着做一次家务;写树木,试着去观察一棵大树,千万别想着仿写或套题,那会扼杀孩子的创作天性。说到底,作文啊,就是做人;就是写真;就是创新。想起了至圣叶圣陶先生“教师要下水”的告诫,叫自己的学生写什么,自己先要去写什么,还有什么比以身作则更重要?真心希望老师们“下水”去,因为“下水”了才会有真感知、真方法。我想说,我的学生作文是写得好,因为他的老师首先写了作文,然后再教作文,不是孩子们天生会写作文。

邮政所

王吴军

檐角的青苔又绿了一寸。邮筒立在门廊边,漆色褪得一片斑驳,像是被岁月咬出豁口的银镯子。藤萝顺着木格子窗爬上来,新抽的须子探进墨绿色的信箱口,仿佛要偷看里面沉睡的信笺。这是镇子南头的邮政所,砖墙上爬满了忍冬,每到五月便开出碎金般的花,香气顺着老式百叶窗的缝隙,流进邮政所柜台后的那片方寸天地。

老李头擦拭铜制台秤时总哼着乡间小曲的调子,秤盘里的阳光被他的蓝布袖口拂来拂去。我常看见戴玳瑁眼镜的先生来邮政所寄挂号信,牛皮纸信封上墨迹未干,洇着松烟墨的苦香。他说那是寄给北方一个古籍修复所的同窗,他说:“纸寿千年,总得有人续上这口气。”邮政所的柜台玻璃映着街对面老槐树的影子,风过时碎成满柜的翡翠叶子,和那些贴着花花绿绿邮票的信件一起轻轻摇晃。

午后的阳光最是稠密,穿阴丹士林布衫的妇人抱着蓝印花包袱进来,取出了裹着桑皮纸的茶叶罐。她教我用朱砂笔在包裹单上写“徽州松萝”,她说她的女儿在金陵念师范:“我女儿舌头刁,只认老家的茶。”她笑着说。

邮政所的包裹台上铺着靛蓝土布,阳光斜斜进来,把布面上的蜡染梨花映得几乎要飘落。窗外卖麦芽糖的梆子声荡进来,和着糍糊的糯米甜香,在木梁间织成透明的茧。

我最喜欢暮春时节的雨天,雨水在青石板上敲出了长短句,邮递员老陈的摩托车的铃声溅起了水花。他卸下帆布邮包时总是有一股潮湿的草木气,说南塘桥边的野蔷薇开疯了,把乡邮员的小道都染成

了胭脂色。那些盖着各地邮戳的信件躺在分拣格上,哈尔滨的冰凌纹戳、昆明的山茶纹戳、苏州的评弹琵琶戳,恍惚间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的晨昏都在这个木架上流转。

黄昏时分,总是能见得穿学生装的少年来到邮政所。他们趴在枣木柜台上写明信片,钢笔尖在洒金笺上“沙沙”作响,写无名山的塔影,写塔崩山的樱木云,写外滩钟楼敲碎的月光。老李头沏了茉莉香片搁在旁边,茶烟袅袅爬上糊墙的旧报纸——那还是1949年的《申报》,铅字里藏着十里洋场的霓虹。少年们把写好的明信片按在胸口焐热,仿佛这样就能把心跳也寄到远方去。

邮政所门前的邮筒吞下最后一晚霞时,檐角的铜铃开始诵经。寄往海外的航空信在秤盘上轻得像鸿羽,老李头往封口处抹浆糊的动作总特别郑重,像是在为远行的舟楫系上绳缆。有一回我看见了寄往斯德哥尔摩的蓝信封,落款是“小镇玉山堂”,想必是故乡的老先生给远在他乡的儿孙写家书。窗台上的镇纸压着的宣纸被风吹起一角,露出工楷写的“云中谁寄锦书来”的句子,墨色里沉淀着整个小镇的烟雨。

入夜后值更人掌灯,黄铜灯罩在砖墙上投出巨大的光晕,像一枚暖色的月亮。邮政所分拣室里的邮戳列队在樟木架上,钢印在幽光里泛着青,恍若守着时光渡口的青铜兽。有时候听见邮政所的夜晚职员用榔头敲打火漆印,那“笃笃”声混着更漏,把夜敲成细密的蚕丝,裹着未及投递的思念,等待破晓时抽成金线。

这些年,经过多少次门庭更迭,独有邮政所门窗的绿色始终未变。春分时收到盖着南极长城站邮戳的贺卡,雪原上的企鹅竟也站在中国红的邮筒旁。雨水节气有海外寄来的樱花明信片,背面印着俳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原来,乡愁过了沧海,依旧是李清照的酒盏里漾着的月光。邮政所的门楣匾额上的“鸿雁传书”四个字的金漆渐淡,倒是砖缝里新生的车轴草愈发青翠。快递站的荧光招牌在街对面明明灭灭,邮政所的墨绿窗帘仍按时在晨光中起落。那个民国年间的日晷仪还在院子里转着影子,提醒每个来寄平信的人:有些抵达,原是要慢慢走才见得到风景。

像是一场与自己的约会,提醒着我们要给自己留一些空白,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去感受生活的细腻,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让我们在面对压力时更加从容不迫,以平和的心态去应对。午后阅读,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一场心灵的盛宴,一次精神的洗礼。它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找到片刻的宁静与自由;也让我们因这份坚持与热爱,而变得更加宽厚与睿智。这不仅是一种自我充电的方式,更是一次心灵的深度滋养。愤懑、不甘、焦躁都统统被驱赶走,留下的真与善慢慢凝结成了娇俏迷人的霜花,绽开在眉间,也盛开在心田里,陪伴着时光的流淌,化作了风轻云淡的岁月。

鸬 鹚

朱正安

上,不时地有鸬鹚从水下冒出头来,嘴上衔着一条鱼儿,邀功似的昂首挺胸向小船游去,渔夫使用竹篙将其接到船上,或者直接抓住其脖子拎上船,将其喉囊中的渔获挤进舱内。有时候,眼见着一只鸬鹚叼住一条大鱼露出水面,其身边的同伴会不约而同地向它靠拢,然后几只带钩的利喙同时钳住那拼命挣扎的大鱼,引得岸边桥头看热闹的人们一片喝彩声。若是潮小水清的日子,一眼都能看到鱼儿们在河底狂奔突袭,鸬鹚那闪着金属光泽的黑色流线型身躯像箭一样向它的猎物射出去,然后一嘴叼住鱼儿的真实画面,那才叫惊心动魄,叹为观止呢!

鸬鹚捕鱼在我们镇上虽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也不是经常能遇到的,再说那种场面那情景太激动人心了,所以每次看鸬鹚捕鱼,我们这帮男小因都要从开头一直跟着看到最后的。这还不够,我们还会跟着小船来到它们休息的地方,看这些威武勇猛的战士有序地排列在栖架上翕动喉囊喘息的态度,看它们用喙不停地整理羽毛的

样子,看它们准确接食渔夫扔过去的小鱼的一招一式……为了让鸬鹚拼命地去捕鱼,据说渔夫是从不会给它们吃上一顿饱饭的,同时为了避免大一点的鱼被鸬鹚吞进肚子,下水捕鱼时它们的脖子上还都被勒上细绳,这就让我们这些小屁孩为渔夫对鸬鹚的不公甚至虐待深感不平。于是——我还记得,有好几次——当渔夫最后端出一盆豆腐喂食鸬鹚时,我们再也遏制不住心中的不满,纷纷拣起地上的断砖碎瓦砸向渔夫身后的水中……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观看鸬鹚捕鱼的情景早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据说由于鸬鹚捕鱼太凶太绝,严重地影响到了鱼类的多样性,有关方面早已下文禁止驯养鸬鹚了,如今能看到的都是一些旅游景区安排的商业表演,自然也就找不回那时的味道了。不久前,从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的陶器上,发现了先人雕刻在上面的鸬鹚,证明早在数千年之前鸬鹚已被我们的祖先驯化成捕鱼的能手了,想不到这样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文化就此湮没在了时代发展的洪流里了!

鸬鹚还有许多别名——鱼鹰、水老鸦、快猫子、雌鹚(即《诗经》中“关关雎鸠”的雌雉)等等,我们上海及附近还有一个叫法——摸鱼公公。摸鱼公公,多么亲切而又温馨的名字啊,可是……

叶片上滚落,根茎便显露出象牙般的洁白。这些野味或凉拌、或蘸酱食用,总能令全家人胃口大开。若野蒜挖得多了,母亲便会将其腌制成一坛咸菜,晾干封存。那又脆又香的野蒜咸菜,总能让人食欲大增。那些年里,尽管农村生活清贫,但每年春天母亲腌制的那几坛子野蒜咸菜,总能让我们一家享受整整一年的美味。

母亲腌制小野蒜必须将蒜苗切去,只留下根部的蒜头。白莹莹的蒜头放入坛中后,仅需撒上粗盐,用油纸紧紧封口就大功告成了。待启封之日,餐桌上摆上一盘小野蒜,夹一筷送入口中,细细咀嚼之下,先是咸鲜在舌尖跳跃,继而有一丝回甘自舌根泛起,仿佛将山野的晨露、土地的深情都一并吞咽了下去。即便冷藏一年,这味道依然鲜活如初,让人仿佛置身于三月的春风之中,浑身上下无比惬意。

近日,有朋友送来新挖的小野蒜,晚上做了一盘小野蒜炒鸡蛋,夹一口在嘴里咀嚼,总觉得齿颊间流淌的不仅仅是滋味,更是一段段珍贵的时光。那些与土地亲近的日子,那些在春风里弯腰的剪影,都随着这口咸鲜,沉淀为生命里最质朴的滋养了。

午后的阅读时光

吴 安

也借此机会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思考生活的真谛与个人的发展方向。有时候,无意间闯入眼帘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故事会触动心弦,使我们品味出复杂的滋味来,让我们对人生的理念有了新的认识,激发出更多的勇气。这种内心的觉醒与成长,是任何外在的激励和推动都无法替代的。那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更重要的是,午后阅读让我们学会了慢下来,享受当下生活的美好。在信息爆炸、资讯纷飞的时代,我们往往被各种无关紧要的碎片化信息所包围,难以静下心来深入阅读。而午后的这段阅读时光,就

小野蒜的味道

黄大庆

春日的家乡,犹如一幅上天以极致细腻笔触精心绘制的油画。那草色,遥望时绿意朦胧,近观却似隐若现,自广袤田野缓缓向宁静村庄蔓延,晕染出一片生机。村外,河水蜿蜒东流,彻底挣脱了冬日枷锁,在芦苇新芽间叮咚作响,欢快跳跃。晨曦中,柳树披上鹅黄轻纱,于薄雾中悠然舒展,仿佛能听见生命拔节的悦耳声寻觅。而在这绚烂春景之中,最让我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风味独特的小野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赞誉其“根白大者如鸟芋子”,所言非虚。那些沾满泥土的鳞茎,宛如沉睡的玉坠,不仅蕴含着通阳散结的药性,更藏着人间至味。

家乡的小野蒜不择地而生,无论是桑园的幽暗角落,果树的斑驳疏影,还是田埂的细微裂缝,都能见到它们墨绿挺拔的身影。历经寒冬洗礼,那细如葱针的叶片愈发苍翠欲滴,在春风中摇曳生姿,彰显出勃勃生机。正如古人所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些小野蒜亦是如此,或三五成群紧紧相依,或孤傲独立傲然挺立,皆全力以赴,为大地绣上一抹抹青绿。

儿时采摘小野蒜的最佳时节,莫过于清明前后,此时其味道最为鲜美。最易寻觅的小野蒜,往往生长在闲置的旱地之中。我和小伙伴们常在其中穿梭寻觅,有时寻遍数块地仍一无所获。而当我们终于发现一大片小野蒜时,那份由衷的喜悦,唯有低空翱翔的麻雀与燕子方能知晓。

在故乡的田野上,小野蒜极少单独生长,一旦发现便是一丛丛密集分布。我们通常会先放下篮子,右手紧握小锄头,在其前方约十厘米处轻轻一刨,再微微上提,一串晶莹剔透的小野蒜便连泥带土呈现在我们眼前。左手迅速捡起,轻轻甩掉泥土,

午后的一抹闲暇,如同沙漠中的清泉,珍贵而又令人向往。在工作之余,利用午后阅读书籍,感受一份宁静的快乐和惬意,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板上,洒在窗台上,也洒在窗外的小径上,斑驳陆离,给眼前的世界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金纱,也给内心的世界平添了一丝明媚的温暖。静谧的角落里,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心灵得以彻底放松。手中握着一本心仪已久的书籍,让智者留下的文字触动心底深处。这份期待与喜悦,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静静地翻开书页,一阵淡淡的墨香扑鼻而来。那是知识与智慧的气息,瞬间将心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我可以是一个旁观者,静静地凝视着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也可以是一个参与者,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悄悄地体验着不同的人生波折与情感波动。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让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宽与深化,沉淀出更炽热、更浓烈、更醇厚的感悟。在人生道路上,这样的阅读体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灵感,让我们在吸收知识的同时,也能以更加饱满的情感和更加深刻的见解去看待事物,激发思考力与创造力。

午后阅读,还是一种自我反思与成长的契机。静谧的时光里,从书中汲取养分,